

東北風雲錄 (十九)

張學良、張作霖外傳 (本文插圖刊第4、106頁)

局長明珠愛上少帥

● 陳 嘉 驥

兄弟姐妹手足情深

張作霖的衆多兒女中，張學良是長男老大，依次為張學銘、張學會、張學思、張學森、張學俊、張學英、張學銓，總共為八兄弟。長女為張首芳（冠英）、依次為張懷英、張懷瞳、張懷卿、張懷曦、張懷敏，共六姊妹。

在張學良兄弟姊妹中，現在仍然健在的，男的方面除了張學良，據說張學銘、張學思已物故，其八弟張學銓已臥病多年外，張學會、張學森、張學俊、張學英等還健在。女的方面，也只剩二妹懷英、四妹懷卿、六妹懷敏三人，其中六妹懷敏，在臺灣國立師範大學擔任教授工作。很湊巧的是，張作霖兒女健在居住臺灣的是男的方面老大學良，而女兒方面則是老么懷敏，一老一少，這位所謂一老的大哥張少帥，已經高齡九十有餘，老么的懷敏亦係八十上下下的老人。

張學良的大姐以及二弟張學銘均是張大帥元配趙氏夫人所生，冠英比張學良大五歲。在張學

良十歲時母趙氏夫人逝世，張作霖正忙于軍政事務，照顧兒女的機會不多，冠英已是十五歲，所以他對十歲的大弟張學良照顧得相當週到，使張大帥頗為放心，因此張學良對於大姐始終存有敬畏之心。張冠英每提到她這位大弟弟時，更顯露出愛護關懷之情，而津津樂道其童年往事。她說：

「小六子自小就聰明、活潑又大膽、有擔當。父親在彼弱冠時即付以帶兵作戰的重任，並不完全是因為父子之情。而是知道大弟確實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才，尤其他們父子二人均是富有愛國思想，不肯向敵人妥協的人。」

張學良在幽禁時，對大姐仍時在思念之中，民國三十六年張學良移居到臺灣後，藉莫德惠探訪之便，給大姐首芳先後寫了兩封信，當可窺出兄弟情深之處。茲錄錄如下：

(1) 首芳大姐……我數年來精神甚好，身體也還不壞，惟獨眼睛有點花了。那麼，就是所謂人過四十歲才覺得老的道理吧！也許是這幾年來在菜油燈下看東西的關係……我的一切請你們不用

掛念，尤其是身體，我自己會照顧我自己的。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上說過：「那個混蛋才把自己身體弄壞哪（類似這樣話，文句我記不清了）。您送來的東西，現在謝謝您。我曉得您手頭並不寬鬆，下次不用再帶東西了，留點錢給孩子們用吧！此復並叩

年禧。 大弟良手奏。

要求大姊買部明史

張學良寫此信係民國三十六年元月，也就是農曆三十五年的年尾，快過春節的時候，距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已經十個年頭。張學良也由西安事變時的三十六歲，變成四十六歲，十年的歲月匆匆，當年的張少帥已步入中年，在昔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來說已經接近晚年。但是距今又已四十五年，張少帥依然健康，只是不但眼花，而且耳亦重聽，滿頭黑髮亦已接近童山濯濯，不過對往事記憶仍然清清楚楚，為社會人瑞，國之大老矣。他的第二封信如下：

(2)首芳大姐，您四月三十的信和照片十張，

附函兩封，俱已收到。孩子們都已婚嫁，姑老爺（指鮑育才）亦都不錯，聞之欣慰。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了却一樁心願了。上次莫先生走時，我得寫幾十封信，把我寫得頭暈，所以給您寫的信有些簡略，現在詳細說一說：略……我現在想托您辦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給我買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來。也許西安舊書舖裡有（南轅門街有兩個舊書店很不錯），如果買到，千萬用油紙包好，打箱或用他法，總之別叫它受濕或污損或破了。我非常需要，等着看，並且要在書上胡批胡寫，所以紙張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紀事本末」或「明記」、「明鑿」等等。或者商務印書館有納本的，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弟良手奏五月廿日

張學良對明史版本如數家珍，足見他對明史曾下過一番苦功，否則他不會知道這麼多。據說張學良曾要求到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但未獲蔣中正總統的允准；當時係政府播遷來臺之初，蔣對大陸之淪陷正在盛怒未消之時，因此對西安事變導致他統一中國大業不但未能完成，反而偏促臺灣一隅之地，追源溯始對張學良尚不能完全諒解也。

四弟終未獲見一面

張學良兄弟八人中，當然是張學良勳業最爲突出，對中國歷史影響甚大；其他在學銘、學曾、學思、學森、學俊、學英、學銓七弟兄中，則

以張學思最爲引人注目。

張學思在民國十七年張作霖被日本於皇姑屯炸死那一年才十二歲，在內心裡對日本已充滿仇恨思緒，希望在長大後爲父親報仇雪恨。張學思對大哥雖然很崇拜，但是眼見張學良形色憔悴，身體爲毒癮所累，日趨羸弱的情形，因而心中也頗感失望。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時，張學思正在北平門板胡同滙文中學上學，因東北軍未予抵抗，就把東北三省爲日本人輕易攫去，同學們羣指張學良爲不抵抗將軍，因而對張學思也沒有好臉色，使張學思感到羞辱難忍。據說：張學思有一天，怒氣沖沖的到了當年張學良在北平的住處順承王府，當面責問大哥張學良爲什麼拱手將東北讓日本佔領，而不加抵抗。張學良一言不發，只長嘆一聲，在日益憔悴的臉上，流下了淚來。這時，張學思看得出大哥有不得已難言的苦衷，因此也跟着流出了眼淚，兄弟相對默然良久。

民國二十年，張學良對九一八事變時，爲何不對日本軍抵抗問題，迄今已六十餘年，其陰霾猶未厘清。

一種說法爲，尤其中共方面多持此說法，即當時身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的張學良，曾請示當時的南京政府最高當局，也就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蔣覆電對日本挑釁不予抵抗，使日本無法藉口以擴大爭端，日本無由擴大爭端，最後日人必將不了了之，但這個說法，並無足夠證據，僅是一種推測而已。這種推測係基於民國十七年蔣率國民革命軍北伐，日本人會製造濟南事件以阻止

國民革命軍北上渡黃河，佔領北京與天津等華北重鎮以完成北伐。但國民革命軍在濟南避免與日軍發生衝突，繞過日軍佔領區，繼續北伐，終於佔領北京天津，迫北洋政府末代元首張作霖出關撤往東北，完成了北伐。但筆者認爲此項係由南京國民政府授意東北軍不抵抗的說法並不可靠，同時有兩點理由足以證明：

其一、民國八十年張學良在華視頻道上接受陳月卿訪問時，詢問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不抵抗，是否奉南京最高當局指示，對日軍不予抵抗時；張學良表示，他未受蔣的指示，但是他會向南京當局報告，日軍侵略北大營，並請示如何因應時，得當時南京政府行政院長孫科，一個模稜兩可的指示，即請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相應處理」。筆者前已敘述張學良此項答覆，顯然大有問題，因爲據查在民國二十年時，國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長皆由蔣中正一人兼任，蓋當時尚無軍事委員會的設置。茲者張學良係根據孫科行政院長指示，顯然並非事實，如云張學良故意避過此一不抵抗問題，以免開罪業已故去的蔣中正總統，也不太合理，因爲並無將責任轉嫁給孫科的理由。

其二、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在西安發動政變，挾持蔣中正委員長，要求抗日。在蔣中正脫險離開西安返回南京後，曾發表「蔣委員長西安事變半月記」中，在張學良於十二月十二日進見時，蔣曾嚴斥張少帥說：「四年之前（指九一八事變），國人皆欲得汝而甘心，余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若非余全力維護，汝尚有今

日耶！」（大意如此）由以上蔣委員長談話，亦足間接證明，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之不抵抗，並非完全由蔣之授意。

不抵抗問題之揣測

因此筆者揣測，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之不抵抗，係由各種現實演變而成的大家一種共識。不能由張學良負完全責任，顯然亦非由南京最高當局所決定或授意。因為革命軍北伐時，日本自青島自膠濟鐵路進軍濟南，意欲製造事端阻止蔣總司令中正所率革命軍北取幽燕，並不排除與革命軍直接衝突。蔣中正總司令有鑒於日本陰謀，乃避免與日軍作戰，繞過濟南北渡黃河，直指北京、天津、保定，完成北伐計畫。佔領濟南日軍由於師出無名，並受國際輿論指責，不得不退出濟南，結束這場侵略鬧劇，並貽笑國際社會。而九一八事變的環境並不與濟南事件完全相同。

民國十七年張學良在東北易幟，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後，日本對張學良深為不滿。嗣張學良快速執行張作霖時代的東四路與西四路包圍南滿鐵路計畫，並濬濰營口港開闢葫蘆島港，抵制大連港等舉動，日本因而決定侵略東北並長期佔領計畫。因此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藉長春附近韓僑侵佔萬寶山農田事件，擴大宣傳，惡意發動各類衝突，並在各地屠殺中國農民等非法行動。故意欲挑起東北軍反抗，藉以製造侵略口實。這時身為東北邊防司令長官的張學良，對東北的緊張情勢，當然會向南京最高當局，請示如何應付。基於以上認識，以筆者個人臆測，東北當局

請示南京最高當局後，雙方應付日本侵略的共識應該是：「我國甫行統一，建設尚未開始，國力猶待充實的情形下，目前應盡力避免日軍衝突以爭取時間等。」這類指示或共識，當然這是根據濟南事件所得經驗的結果，因而張學良在九一八事件如法泡製避免衝突不予抵抗了！

現在張學良先生仍然健在，對九一八事變不抵抗問題，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似應坦白說明。俾對歷史有個清楚交代。民國八十年在華視頻道上張學良對華視記者所言，顯係搪塞之詞，前已言之那時的行政院長根本就不是孫科。孫科係在九一八事變後，蔣中正被迫下野期間，曾短暫代理行政院長，那已經是九一八事變幾個月後的事。但是如果是由蔣中正指示，對日本軍不予抵抗，那麼在西安事變時，蔣根本無法說出一「四年以前，國人皆欲得汝而甘心，余代爾受過者不知凡幾，倘無余之袒護爾尚有今日耶！」這幾句相當重的話了！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當局立刻將在中央軍校就學的張學良之弟張學思予以監禁。迨十二月二十五日，張學良陪送蔣中正委員長離西安經洛陽，並於二十六日安返南京後，對張學思的監禁即予解除。張學思獲得自由後，乃於二十七日，赴張學良臨時行邸宋子文住處要求進見。此時乃係張學良抵京之翌日，京中百官咸認為張學良護駕而來，政治行情雖不能看高，但是保住現在一切諒無問題；所以南京各界與張學良認識或有舊者，仍然絡繹不絕於途，紛紛至宋子文公館求見或敘舊。張學思來見時

適張學良臨時行邸冠蓋雲集高朋滿座，張學良實在抽不出空來與其四弟相見；張乃命隨從下樓告訴學思，副司令正在與客晤談，晚間將接受某某之晚宴，今天將無法晤面，務請他於明二十八日再來，蓋預料副司令將於二十九日返回西安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張學思邊囑於是日下午四時，到達宋子文寓邸，宋子文還算與張學良有點交情，乃親自告訴張學良已於兩個小時之前移居孔祥熙公館內。蓋張學良於二十八日上午，在軍事委員會得到當局已手令組織軍事法庭，審訊張學良在西安規持最高統帥，幾乎動搖國本應得之罪。因此張學良廿八日上午離開軍事委員會，已被視為犯人，由軍統局實施扣押，轉送較為僻靜，孔祥熙自己也很少來往的孔氏別墅予以軟禁。張學思轉到孔祥熙寓所，見寓所警戒森嚴，全副武裝站崗衛兵，並將刺刀裝上，有如面臨大敵一般；當張學思上前施禮，告訴站崗衛兵，自己是張學良親弟，請准進內與張學良晤談。兩個警衛的刺刀以交叉方式，阻住張學思去路，並齊聲說這裡並沒有張學良這個人。張學思乃告以適從宋子文公館來，宋先生親自告訴我張副司令已移居此處，兩個衛兵仍以嚴肅表情說：「這裡無此人」張學思這時已意識到情況不妙，多說也無益，此刻他是不可能與他大哥哥張學良會晤了。未獲見一面，乃含淚而去。

由軍委會嚴加管束

張學思係由張學良於民國二十三年保送進入中央軍官學校第十期就讀。張學思就學期間編入

第二總隊的基本隊員，他在第二總隊表現頗為出色。張學良任武漢行營主任及西北剿匪代總司令期間，每次晉京公幹時，都會抽空到軍校探視他四弟學思。其中有兩次張學良係由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陪同前往。張治中誇獎張學思很能吃苦，不像一般權貴子弟講求享受並向張學良說，張學思很值得培養，將來必有前途。張學良聽了這些話也非常高興，對張治中說，我七個弟弟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四弟學思。

張學良任西北剿匪代總司令期間，曾派他警衛營營長孫銘九到南京探視張學思；孫銘九轉達張學良的話說，張代總司令在陝西王曲鎮，舉辦東北軍軍官訓練團，正在大力改革東北軍。孫銘九並告訴張學思，代總司令希望他在軍校可物色東北籍有思想、有能力同學，畢業後一同到西北去參加東北軍，準備打回老家去。據說，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西安事變的前一天，張學良曾密電張學思火速離南京迴返西安，但因張學思正在南京南方的宣城，參加軍校十期畢業生野外作戰大演習，因此張學良的密電並沒收到。所以當西安事變發生，由於有這封密電關係，張學思就在十二月十二日當夜被捕，予以監禁起來。迨十二月廿五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中正委員長自西安經洛陽返抵南京，張學思也於十二月二十六日獲得釋放。張學思乃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趕到宋子文公館去看張學良大哥；因為張學良正忙於應酬，乃囑學思翌日也就是二十八日再來，到了二十八日張學良便已失去自由。

平心而論，張學良的西安事變，站在當時國

民政府的立場，是應該按法予以懲處。假如張不陪蔣到南京，格於政治現實，當然也就算了，而張到了南京而不予任何處罰，捨犯上作亂一節由蔣寬恕，但無法對西安事變死難人員交待。可是軍事法庭判張學良十年有期徒刑，蔣請國民政府予以特赦，由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假如這項管束，於民國三十五年底十年期滿，即以自由還諸張學良，那就無懈可擊了。

寂寞淒涼趙四無怨

有關張學良的往事真是罄竹難書，筆者擬從下期起介紹張少帥在過去五十餘年來的幽居生活；因此在這裡先把與張少帥患難夫妻數十年的趙四小姐，也簡單介紹一下。

趙四小姐生於民國元年，論虛歲已經八十有餘，實際上亦已屆八十。她乳名香生，這表示她在香港出生，又名綺霞，也名一荻。一荻名字的來源係英文 E D J T H 譯音，誰知一荻這個名字最為響亮，隨着張少帥大名，成為全中國婦孺皆知名字。趙一荻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其中是兄弟六人、姐妹四人，趙小姐在兄弟姐妹排行為老十，在姐妹四人中當然是老四，這也就是趙四小姐名稱之由來。

趙四小姐生母是一位平民出身的中國傳統式守舊婦女，不但秉性善良，從不與人爭長論短，並且日夜不停操持家務，不知享受而習于勤勞。趙四小姐雖然出身富有之家，但承繼了母親一切良好的品德，因此雖是富貴人家的掌上明珠，却絲毫沒有一般大小姐嬌生慣養之態。趙四小姐之

能陪侍張少帥六十餘年，忍受人世間那種難以想像寂寞與淒涼，無怨無悔，這是四小姐的淵源有自絕非偶然也！

四小姐的生母係其父趙慶華的元配夫人，但是趙慶華又娶了一名大家閨秀後，却將原配貶為二太太，那名大家閨秀反而後來居上。四小姐生母自知門第不如他人，頗能忍辱負重，把全部心力放在撫養兒女身上；她為趙慶華生了三兒三女，三兒為長子、三子、六子，三女為次女、三女、四女（趙四小姐）。後來居上的趙夫人，則為趙慶華生了三兒一女，分別是次子、四子、五子，以及長女。

趙四小姐與張少帥這個不平凡的愛情故事，牽線者係四小姐大姐夫馮武越，他曾隸屬張學良部下。當年馮武越在天津出版一種「北洋畫報」，北洋畫報每期封面均刊出一幀名門閨秀照片，四小姐的照片多次刊在北洋畫報上。張學良有一次在蔡公館與四小姐相遇驚為天人，少帥詢問馮武越與這位綺年玉貌風情萬千的小姐是何關係；馮武越坦承為其姨妹，張少帥頓時心花怒放，遂央求馮武越正式介紹，因而與四小姐相交而為朋友，進而同居成為不願須臾分離的膩友，終成為夫婦。

當四小姐不顧一切到了瀋陽北陵張少帥的別墅同居後，年華才十七歲的趙一荻，並不知道這樣一來非同小可；誰知霎時間傳遍了整個天津衛，天津的小報紛紛以四小姐失踪列為頭條新聞，惹起一陣軒然大波。趙慶華的頭腦非常守舊，得知最為疼愛的么女；竟然大膽的飛奔瀋陽，一點不

顧老父的顏面，這真是非同小可，立刻大發雷霆之怒，在報紙上刊登啟事，毅然與公女聲明脫離父女關係。趙慶華並不就此罷休，辭去了鐵路局長的官職，在天津隱居，與一切朋友均避不見面；稍後索性離開天津，到了北平在郊區覓了一幢住宅隱居起來，因為他無顏見天津父老，所以至死也未再回天津一步。

搏鬥病魔保全母子

趙慶華如此震怒，其原因有四。第一、趙四小姐未得家長同意，即與張少帥同居，這係大逆不道。

第二、張少帥已有妻室于鳳至，趙慶華係世家子弟，頗有門聲，現在自己的女兒竟然沒有什麼名義，就稀里糊塗跟了張少帥成爲妾侍，這如何也不能承認的。

第三、當時的張少帥，貴爲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少年得志，接觸女人機會至多，其公女與張相戀，不過是張少帥一時高興，難期長久，若干年後四小姐難逃被甩之命運。

第四、張學良尙未屆三十卽染上毒品惡習，且爲嗎啡、白面等烈性毒品，因此彼判斷張少帥難期高壽，有朝此日來臨，其公女前途不問可知，作父母者焉不爲之戚戚然，愛之深、責之切，毅然斷絕父女關係，其心情之複雜，當非旁觀者能所窺其萬一也。

四小姐到了瀋陽，住在北陵的張少帥的別墅裡，不久即懷了孕。但在懷孕期間他的後背突然生了惡瘡，有人稱爲癰疽，痛得很厲害，四小姐

乃回到天津，在一家德國醫師開的醫院治療。醫生診療結果，認爲應該取出胎兒，以便於醫治癰疽，否則可能危及四小姐生命。但是四小姐非常珍視她與張少帥的結晶，堅強的與病魔搏鬥，忍受一切痛苦，堅決的要求無論如何也要保住胎兒。

四小姐的生母非常支持她愛女希望保住胎兒的主張，時常跑到醫院裡去，悉心照料四小姐一切。醫生當四小姐的堅強態度所感動，因此密切配合使四小姐懷胎滿七個月後，平安生下了愛子閻琳，達到治病又保胎的兩全的願望。在中國古老社會裡有一個說法，就是胎兒早產「活七不活八」，意思是說懷胎七個月早產嬰兒就能存活，而八個月的反不易生存。

閻琳因爲早產所以先天稍嫌不足，身體也顯得很虛弱，到了一歲多還不會走路，張少帥命人

請了醫生來診治，但未見什麼效果。醫生們云，小孩先天不足，不是吃幾付藥或者什麼補品，即可立竿見影的強壯起來，建議找個好的奶媽來照顧，日久天長，自然會好起來。就在這種情形下，吳媽來到少帥府，吳媽喪夫未久，留下兩個兒子需要撫養，吳媽爲人和善，手脚俐落，粗活細活均好，四小姐最看重吳媽撫養孩子的經驗。吳媽與四小姐也許有緣，四小姐一直追隨張學良轉各地，最後來到臺灣；吳媽也追隨着四小姐，輾轉各地最後也來到臺灣，據說她迄今仍然健在。

閻琳本來與四小姐居住香港，當四小姐赴貴州少帥共患難後，乃把閻琳託付在美朋友撫養。這個朋友據說是宋子文，看來宋氏兄妹與張學良交情匪淺，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皆宋氏兄妹斡旋之功也！（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者

△本期稿擠又兼排校不及，「丁玲風流史（下）」延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本誌三〇六期第二頁關中「我的成長」插圖說明後排右四爲侯真雄，特此補正。

△本誌三〇七期王唯石先生的「國府遷台經緯」，自民國三十八年二月遷廣州至三十八年十二月底遷來台北，是一篇大文章，全文包括總統府以下各院部會，遷廣州轉重慶經成都來台北，因篇幅關係，僅刊出王先生密攜國璽及總統印信，自成都乘軍機飛海口，留宿旅舍，把國璽密藏於旅館臥室枕下，與同行朱大昌副局長輪流出用餐，不敢須臾疏忽守護，經由負責指揮渝蓉撤退的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昇將軍協調海南指揮官陳有維將軍派專機臨夜飛來台灣，這篇內幕中人寫機密故事，堪稱內幕中的內幕，是一段最有價值的歷史故事，敬請讀者特別注意。